



◎名家新作

他们在命运里作茧自缚

——读张悦然小说《茧》

□若木

一根生锈的铁钉如何改变三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？张悦然的长篇小说《茧》围绕一起发生在“文革”期间的悬案，直面历史创伤，展现了三个家庭众多人物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。

小说通过李佳栖和程恭两个人的对话构成叙事结构，通过两人相互交叉、互为补充的回忆，剥茧抽丝般地讲述了一段前尘往事。表面看，李佳栖和程恭是施害人和受害人的后代，实际上他们是历史的“幽灵”，把读者带入了幽暗的过往。

“文革”初期的一个雨夜，程恭的爷爷被红卫兵批斗后独自留在一个废弃的水塔里，李佳栖的爷爷和汪露寒的父亲来塔里躲雨，不久后程恭的爷爷成了植物人，医生在他的头颅里发现了一根生锈的铁钉。人们认定李佳栖的爷爷和汪露寒的父亲是凶手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汪露寒的父亲迫于舆论压力上吊自杀，李佳栖的爷爷坚定地活着，后来成为院士。

故事叙述到最后，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，一桩扑朔迷离的凶案如茧一般缚住了三个家庭的所有成员，他

们在茧中苟延残喘，再也走不出那个雨夜。

李佳栖的爷爷在汪父自杀后选择沉默，不解释、不推诿，把一颗心全部放在了科研上，终于做出了骄人的业绩。不过他的家庭非常不幸。李佳栖的奶奶认定丈夫是凶手，去基督教中救赎灵魂。李佳栖的父亲处处和老子作对，不顾老子反对，在上山下乡时娶了一个乡下姑娘，即李佳栖的母亲。他返城考取大学，参加工作后又离职经商，和李佳栖的母亲离婚，续娶了汪露寒。因为父辈的恩怨，两人融合不到一起。

李佳栖的父亲最终因感情失意、事业失败选择了自杀。程恭的父亲身为受害人的儿子，时时想着报仇，最终堕落，进了大牢。汪露寒的母亲在丈夫自杀后精神失常，汪露寒苦苦支撑着这个家，在李佳栖的父亲死后，坚持偷偷去医院照顾程恭的爷爷，最后把程恭的爷爷从医院偷走，自此销声匿迹，确实是非常偏执的赎罪方式。

李佳栖和程恭都是“80后”，他们在父爱缺失的状态下黯然成长，是青梅竹马的初恋。但因为爷爷辈的仇怨，他们的心里一直有隔阂，经历种种曲折，

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。

很多年以后，他们长大了，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迷雾，看清了眼前的世界，其实没有，他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，结成了一个茧。他们因袭着巨大的创痛，既徘徊在历史边缘，又主动与周围世界疏离。正如李佳栖的男友唐晖所说：“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，这只是为了逃避，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。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，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，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，像啄食腐肉的秃鹫。”

张悦然说：“两位主人公不仅仅是在和他们的命运角力，也在和历史的阴影、束缚着他们的无形力量角力。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对抗，他们几乎必输无疑，但角力的过程也许比胜负更有意义。同时角力过后，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也将是另外一场角力的开始。因为只要我们活着，和历史阴影的角力就一直会进行下去。”

小说的最后，李佳栖和程恭都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。无论如何，希望他们有离开历史恩怨的决心，同时也有直面悲喜现实的信心，勇敢地破茧而出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◎灯下品读

“蛰”而“存”之

——由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说起

□殷亚平

他是中国现代派文学开山大师，曾被誉为中国“新感觉派”“意思派”和“心里分析”小说的真正鼻祖。然而，行事低调的他为大众注意，却多半源于20世纪30年代他和鲁迅的一场笔墨官司。

“鲁迅对我的批判，我是不服的。但看他把周扬、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，我也只好自认晦气，不该触怒一个文坛大佬。他现在还是一个‘老虎屁股’，所以我不吭一声。”1979年1月25日，当74岁的施蛰存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差话时，想必内心充满了不甘或凄苦。

施先生因了这些牵连，作品一度在图书馆里备受冷落。我学写文字后，阅读施先生作品的次数少之又少，现在想来真是一种遗憾。1985年9月18日，施先生在给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自己：“我是慢慢活过来的，可永远是一个冷门货，你想为我炒栗子，恐怕再也炒不热。”然而，无论外界如何对待施先生，先生一生的创作劲头未受丝毫影响。晚年的施先生因为耳聋带助听器二十多年，1983前后又因为直肠癌手术后遗症，不得不使用人工肛门直到生命尽头。然而，即便这样，从1984年到1985年，直肠癌手术出院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先生差不多就做了编、写、校200万字的工作。

1993年，他给友人写信说：“我还有几部文稿今年要编出来，身体已在衰弱，但工作不能停止。”类似的话还有：“我又忙又弱，在拼老命。事情还有不少，非做不可。”

施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有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他说自己一生开了四扇窗，东窗是文学创作，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，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，北窗则是碑版整理。七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，先生四面出击，在文学创作、古典文学研究、碑帖研究、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成绩斐然。

1993年，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，施蛰存被授予“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”。2003年11月19日8点47分，施蛰存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，享年99岁。先生去世后，有杂志刊文称：拥有“中国现代派鼻祖”和“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”称誉的施蛰存，以冷眼笑看着发生在21世纪新新人类身上的一切……更有人说，施蛰存的名字，隐藏着生命策略的密码，那就是“蛰”而“存”之。他依靠蛰伏，在逆境中一路走来，走出了一条足以让世人仰慕的辉煌之路。

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一书，共搜集了美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的学者、作家、学生、朋友的书信297封，时间为“文革”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。这本书的主编辜键先生认为：“书信乃私人之间的交流，没有公之于众的顾忌，言而由衷，可见其真性情、真学问。”这几百封书信因了施先生的随心所欲，其修养修为、为人处事、气质爱好，更让读者折服。书后附了一篇董桥先生的文章，文章里说：“有两款书信可以读，一款写得机敏，一款写得温存。”施蛰存先生的书信应该是属于温存类吧。

读书箴言

- 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。——弥尔顿
- 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，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。——赫尔岑
- 一本书像一艘船，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，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。——凯勒
- 没有书籍，就不能打赢思想之战，正如没有舰就不能打赢海战一样。——罗斯福
- 评价一座城市，要看它拥有多少书店。——鲁宾斯坦
- 没有书籍的屋子，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。——西塞罗

晚综



□段落

前些天接待一位客户，临走时送我一本书。他告诉我说他习惯把读完的书随手送人，原因有二：一是想到这本书读完就要送人，读时便格外认真；二来这本书充满神秘色彩的归宿，总让人浮想联翩。

这使我想起一个叫“书流”的网站。这个网站专供世界各地的爱书者交换好书信息，交流读书心得。而此网站最富特色的活动就是“传书”——把你的书随便放在什么地

方，让陌生人来报告它的下落。你要做的就是从自家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，装作不经意地“遗忘”在咖啡店、超市的货架上、机场候机室或是公园的长椅上，然后跑回家上网，等着看谁会“捡”到这本书，对这本书有什么见解，然后又把这本书放到什么地方去。当一本书放出去后，人们乐此不疲地追踪着自己那本书的命运与归宿，穿越时空，以书会友。

拉丁古谚说：“连一本书都是有自己命运的。”不同的命运往往暗示着一本书所蕴含的力量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镜像。

人类难得产生一本好书，然而这本书是百年长存，还是化作尘土，往往取决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，像野马奔跑中的某个突然转向，或是大脑里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，甚至取决于那些负责抄写的懒惰手指，或春天里的一场雨。

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，只剩下可怜的残篇，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，这是种不幸。由于作品的散失，我们只能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伟大的思想。

一本书的命运不外乎毁掉或者藏存起来，在毁与存之间，又演绎着多少痛楚与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明叶盛说：“夫天地间物，以余观之，难聚而易散者，莫书若也。”造成书厄的方式多为水、火、虫、兵，故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书厄者，有五厄（隋牛弘）、续五厄（明胡应麟）、再续五厄（近人祝文白）之说，以为藏书之鉴。藏书楼也就成为读

书人眼里千古不谢的春天。

读书人买书，就像女人买衣服，书橱里永远缺少最喜欢的那一本。看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，或遭遇一本一见倾心的书，读书人总是毫不犹豫地买而后快，尽管许多书买来根本不会去读。

本雅明在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》中说，“对一个收藏者，最大的诱惑就寓于最终的快感，即拥有者的快感之中，在于将一件件藏品锁入一个魔圈，永久珍藏。每个回忆、每个念头、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础、支架和锁钥。”沉浸在这种虚幻的幸福中，久而久之，书斋成为书灾，人便成为“四脚书橱”，反而为书所累。

孙犁曾作条幅“勿作书蠹，勿为书痴。勿拘泥之，勿尽信之。天道多变，有阴有晴。登山涉水，遇雨遇风。物有聚散，时损时增。不以为累，是高水平。”可谓悟到读书三昧，值得天下读书人思考借鉴。

书的命运一如人的命运，偶然中包蕴着必然，必然中寓意着偶然。在漫漫人生长河，邂逅一本好书，在黑暗中为你点亮一盏指路明灯，究竟是书的幸运还是人的幸运，谁又说得清楚？那些你曾经拥有又散落四方的书籍，浸润着往昔斑驳的印痕，隐隐显现着已逝的生活断片，在遥远的地方熠熠生辉。

而你是否关注过一本书的命运？

